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三輯

蒙古與俄羅斯（二）

沃爾納德斯基著
札奇斯欽譯

中華文化出版社業委員會出版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三輯

蒙古與俄羅斯（三）

沃爾納德斯基著
札奇斯欽譯

中華文化事業出版社出會員委

譯者序

蒙古西征，是我國歷史上，武功最盛，拓疆最廣的時期。由於軍事的進展，使東西洋各民族接觸頻繁，其文化的交流，在當時世界史上，可稱為未曾有的。惟以時間已遠，地理範圍遼闊，其記錄文字亦極複雜，致國人研讀蒙古歷史時，多限於建立在中國本土的元代史。然對其他在大汗宗主權下，建立於波斯之伊兒汗國，南俄及西伯利亞西部之朮赤汗國，及中央亞細亞之察哈台汗國，以及後日帖木兒所建立橫跨中亞、中東的大帝國之歷史，則甚少研究。縱有著述，亦多偏重其武功，而忽略其在文治方面的成就。僅於清末，洪鈞氏曾於其駐俄期間，根據俄譯伊兒汗國宰相拉施特（Rashid ad-Din）之「史集」（Jami at-Tawarikh）著成「元史譯文證補」一書，然其目的，則一如其名，實在補充元史之缺欠。民國二十三年，馮承鈞先生曾將法人多桑（M. D'Ohsson）氏名著「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巴黎，一八二四年出版）一書，譯成國語，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共分上（下）二册，其下册為伊兒汗國史，亦即多桑書精粹之所在，而開國人研究伊兒汗國史之門，惟此外之工作，則仍然多未進行。

今喬治沃爾納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博士，為徹底研究蒙古統治對俄羅斯之影響，不惜耗費精力，除參考俄羅斯及西方各國有關蒙古歷史之文獻外，並盡量利用波斯、阿刺伯等近東中東之史料，及中文和蒙文之古文典，寫成「蒙古與俄羅斯」（The Mongols and Russia）一書，而納之於博士與

卡爾波維赤(Michael Karpovich)博士共著之「俄國史」(A History of Russia)之中，為其第三卷。此書不僅為研究尤赤汗國之歷史，蒙古對俄羅斯之關係，且更為研究蒙古文化對世界歷史之貢獻，及我國古代外交史之絕好參考資料。

多數西方學者，對俄羅斯歷史中其與歐西不同之部分，則稱之為「東方式的」，或對其專制，嚴酷，橫暴之點，則稱之為「蒙古式的」。談及蒙古之統治，則概以酷烈二字代之；而忽略其對俄羅斯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諸般制度之供獻，及其對各種不同信仰所予之容忍及平等。只述俄人對蒙古之嫉恨，殊不知俄人對蒙古之統治，亦多感荷之處。這不能不說是一些西方學者對東方人的優越感及偏見所致，而近來國人之研究俄國史時，抄襲此說者並不乏人。歸於此點，沃爾納德斯基博士特作公正而客觀的說明。他時常拿出當時西方與蒙古(或東方)的史實，來作一個對比，以說明當時的東方絕不比西方更為「野蠻」，以反東方文化的西漸。在本書中，特別指出後日俄羅斯之專制、獨裁的產生，是長期被外族征服和反抗征服者之鬥爭，以及於其恢復政權後，又對蒙古突厥系的國家及立陶宛、波蘭多年作戰時，為其軍事上之必要，而逐漸演成的結果。故於本書之結尾處，著者說：「君主專制和農奴制度就是俄羅斯人民為其國家之復興所支付的代價。」

為贏得反共抗俄勝利，必須徹底了解我們的敵人——俄寇。從歷史上——尤其是從研究她會被我們統治時代的歷史上——來認識她的蛻變，更屬必要。因此特將沃爾納德斯基博士之「蒙古與俄羅斯」一書，

譯成國語，以供一般讀者的參考。

研讀蒙古歷史，每因人地名之關係，而感困惑，故譯者將此書中之人地名，其凡於蒙古秘史及元史上所常用者，儘量予以使用。此外多桑蒙古史譯者馮承鈞先生，曾參考元史譯文證補等書，譯出之名詞甚多，為便利讀者互相參照計，也儘量利用他多年研究的成果。關於歐洲及西亞之人地名，則儘量使用最通俗的譯法，而不採古典主義，例如：David不作「大維德」而作「大衛」。Caucasus 不作「太和嶺」而作「高加索山脈」。Circassians不用元史上的「撒耳柯思」人，而作北高加索人。但亦有例外如：Bulgar一詞則因其一部在窩瓦河中流之地，一部在巴爾幹半島，倘以現代之稱法作「保加利亞」，則似難用以概括其在窩瓦河中游者，故仍以其舊譯「不里阿耳」稱之。原書中所用蒙古語之人地名等，其拼法雖有尙須商榷之處，但為使其不與原書相距過遠，仍舊使用其拼法，未加更正。人名中之 Uzbeg 元史譯為「月即伯」（有的地方作「月祖伯」），但以其與原音相距太遠，且又為本書中主要人物之一，故音譯之為「烏茲別格」。地名之 Riazan，不按元史舊譯之「烈贊」，而按新譯作「烈也贊」。此係譯者擅專之處，請讀者諒之。書中許多西洋史上費解的名詞，承同學王德昭兄之指教，始克正確譯出，至為感謝。

原書注解極繁，但以篇幅所限，未能譯出付印。原文中尙多華麗的形容詞句，亦因篇幅關係，為譯者所略，致原著之光輝喪失不少，使我不得不向沃爾納德斯基博士及讀者並致歉意。

關於本書之翻譯及出版，承教育部張部長曉峯先生的鼓勵及協助甚多，謹於此書譯成之日，敬致謝

札奇斯欽 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三日於臺灣屏東

忱。

原序

蒙古時代，在全部俄羅斯歷史上，是最富有意義的一段。蒙古人統治全俄約一世紀。十四世紀中葉，他們在西俄的政權解體後，仍以比較溫和的方式，繼續統治東俄又一個世紀之久。在這期間內，使俄羅斯整個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受到深切的變動，其中尤以東俄羅斯為甚。蒙古之侵入，直接或間接的，使基督教時代之自由政治制度崩潰，使專制主義及農奴制度長成。

俄羅斯之地位，因同時在東方受蒙古人的進襲，在西方受條頓騎士東向擴張領土政策的壓迫更趨惡化。夾於兩強之間，俄羅斯人不得不暫時接受可汗的宗主，以便應付條頓十字軍。蒙古人雖不干涉其被統治者之宗教信仰；但日爾曼人則強迫其所征服的「分離宗派」(SCHISM)接受他們自己的教條。日爾曼人侵略的危險，雖被阻止；但「蒙古的衝擊」一旦被可汗加上後，實難再予揚棄。俄人脫離蒙古統治之過程，既沉長而慘烈，以不能號召足夠的武力反抗其侵入者，俄羅斯王侯不得不表示阿諛屈從，而以詭譎奸詐為其唯一的武器。市民不斷叛變反抗蒙古官吏一事，雖不成功；但亦足以證明民衆的意識並未覆滅。

自總體言之，歷史學家在詳察古遠之史實時，對俄人不屈不撓為復甦所作之奮鬥，不得不有深刻的印象，他們的正常生活，雖受損害及干擾；但仍照常工作，復興其所能復興的，建立其所能建立的。一三五〇年頃，俄羅斯所受之創傷，大都復原，其國家已能重新發展它的經濟，並重建其文化，該世紀末葉，俄

羅斯工業及軍事的技術，已較其征服者進步，其獨立僅為時間問題。在十五世紀中葉，莫斯科大公脫離可汗獨立一事，已是既成的事實，殆至一四八〇年時，便成為法律的事實。

蒙古的統治雖告終止，但其所予俄羅斯之疤痕，即在金帳汗國瓦解後，仍存留甚久。當然，在反抗蒙古人之鬥爭中，俄羅斯人自然要吸收蒙古人的政治形態及其政府與行政的制度，同時俄羅斯的堅苦經驗，使其人民堅韌，使他們更適合於為將來更生而受的磨練，其將來的命運已在等待他們。

因俄羅斯曾為蒙古帝國並為其地方性的金帳汗國之一部，約一個世紀。其後僅為金帳汗國之一部分，又達一個世紀之久。故非對整個的蒙古背景，加以研究，不能對此一時期之俄羅斯史有正確的認識。許多對俄羅斯有深切影響的重要政法決策及行政律令，都是在蒙古或是在中國的大汗所發佈的。當蒙古帝國存在時，身為金帳汗國臣子的莫斯科大公，當然也是在大都（北平）的可汗之下。金帳汗國所依據，及俄羅斯所順從的政治及行政的原則，都是蒙古帝國的肇建人成吉思汗所創立的。他是蒙古民族的守護神。他的臣民相信他是奉天承運而治理天下的。所以研究成吉思汗所創立的制度，就是分析蒙古在俄羅斯所建立之行政系統的先決條件一事，至為明顯。在俄羅斯方面，雖非自由，對於金帳汗國及整個的蒙古帝國國力的繁榮，亦曾有相當的供獻。俄羅斯人被征入蒙古軍中，他們在金帳汗國之可汗及大汗的外征時，曾充任過重要的角色。一三三〇年頃，在大都成立了「斡羅斯扈衛親軍」，顯然的成為在中國為帝國制度的一根重要支柱。俄羅斯最優秀的手工業者為可汗服役，他們的一部前往金帳汗國及蒙古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費由汗之王冠及其印璽都是一個俄羅斯金匠所作成的。以貢賦和關稅由俄羅斯所收來的金銀，成爲金帳汗國可汗歲入的主要部分。這幫助他們，使其得以完納一個地方的可汗對在中國的大汗應進呈的貢物。它對帝國福祉上之供獻，是不可過低評價的。因此可以說，關於這一個時代俄羅斯歷史的知識，對於研究整個的蒙古汗國，或特別的研究金帳汗國的學人，是相當重要。

故此，著者不願在這本書中，僅述蒙古時代的俄國史，而願爲讀者說明此一時代蒙古與俄羅斯間之諸關係。我以爲這是唯一的正確認識此一時期俄羅斯政治及社會發展基本趨向的方法。我相信我所採取的途徑，對於研究蒙古及突厥歷史的人，或能稍有用途。我也會注意到此一方法的缺點，這就是因篇幅關係，在這本書裏，無法將蒙古統治下俄羅斯之社會經濟及文化生活，平均加以描述。尤其是對於西俄和諾佛哥羅（Novgorod）兩地，更是如此。我打算用追述的方法，在本集的下一冊中，設法補救此一缺欠。

我應該向那些對我的工作開心，賜予指教，並贈以他們極有價值的大著的朋友²和同儕們，尤其是對於克立夫斯（Francis Woodman Cleaves），愛立塞夫（Serge Elisseeff），傑克布森（Roman Jakobson），庫刺特（Akdes Nemet Kurat），馬爾梯諾維赤（Nicholas N. Martinovitch），及刺德爾（Johannes Radde）等各位，表示衷心的謝意。數年前，當我開始着手於蒙古與俄羅斯之關係時，曾蒙近人考特維茲（Wladyslaw Kotwicz）先生的鼓勵，在此我願追念他，並深致敬意。本集的主編人巴喀梅帖夫（Boris A. Bakmeteff）先生，未能親見此書的完成而長逝，使我極爲傷感。

蒙古與俄羅斯

四

對耶魯大學圖書館管理部所賜之合作，及耶魯大學出版社，尤其對於曾協助整理稿件的葉爾克斯（Roberta Yerkes）及荷蘭據（Ella Holliday）二君，謹致謝意。卡爾波維赤（Michael Karpovich）君本身工作雖已繁重，仍幫同校正，又于妮姍（Nira Vernadsky）協助編纂索引，於此並致謝忱。地圖是由斯特爾陵（Sterling）品金圖書館繪圖室的威廉斯（Robert L. Williams）和畫的。

對魯波特 B. 霍渥斯（Robert B. Howorth）圖十許可從亨利 H. 霍渥斯爵士名著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gmans, Green & Co. 一八七六年出版）第一卷中，引用其中文句，
• 並劍橋大學出版部許可從其刊印之布勞翁（E. G. Brown）氏之總輯統治下波斯文藏史（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under Tartar Dominion），及普林斯頓大學出版部許可從其刊印之克雷（A. C. Krey）氏之第一次十字軍（The First Crusade）中，引用文句之致意，敬致謝意。

此書倘無紐約市博愛基金委員會（Humanities Fund）所予財政上之協助，絕無出版之可能，於此
著者謹向該委員會表示謝忱。

喬治沃爾納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

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于康涅狄格州新港（New Haven）

蒙古與俄羅斯

總 目

第一章 蒙古之擴張	一
第二章 蒙古帝國	四
第三章 金帳汗國	三
第四章 金帳汗國之衰落與俄羅斯的復甦	二
第五章 蒙古對俄羅斯的影響	一



蒙古與俄羅斯(二)

目 次

第一章 蒙古之擴張

- 一、蒙古擴張時期之世界局勢
- 二、蒙古侵襲前夕之回教及基督教世界
- 三、十二世紀末葉蒙古各部族
- 四、鐵木真的興起
- 五、蒙古帝國之建立
- 六、成吉思汗統御中蒙古之擴張
- 七、窝闊台汗時代蒙古的擴張

第二章 蒙古帝國

目 次

一、貴由汗之統御	四
二、蒙哥汗統御時代	五
三、忽必烈之統御	六
四、忽必烈以後的元朝	七
五、蒙古的帝國意識	八
六、成吉思汗法典——「大雅薩」	九
七、蒙古軍及其戰術	十
八、蒙古之政府與行政	十一
九、蒙古帝國內在的矛盾	十二

蒙古與俄羅斯(二)

目 次

第三章 金帳汗國	一三
一、朮赤之國	一三
二、拔都及其子之統御	一五
三、別兒哥之治世	一六
四、忙哥帖木兒之統御	一七
五、金帳汗國的二元政府——可汗與諾海之共治	一八
六、十四世紀前半期的金帳汗國	一九
七、金帳汗國之國家與社會	二〇
八、在俄羅斯的蒙古行政	二一

第四章 金帳汗國之衰落與俄羅斯的復甦

一六

一、兩個俄國

一六

二、金帳汗國之內訌及莫斯科之叛變

一七

三、脫脫迷失與帖木兒

一八

四、額地該時代

一九

五、金帳汗國立陶宛與莫斯科維

二〇

六、郭圖曼土耳其拜占庭及莫斯科維

二一

七、瓦西里二世後半期中之莫斯科維立陶宛與韃靼

二二

第五章 蒙古對俄羅斯的影響

二三

一、引言

二四

二、蒙古之征服對俄羅斯民族經濟之影響

二五

三、在政府及行政上的影響

二六

目 次

四、社會的變革	二八
五、精神生活	二九
六、後 果	三〇

蒙古與俄羅斯

第一章 蒙古之擴張

一、蒙古擴張時期之世界局勢

十三世紀蒙古之興起，堪稱人類史上最具有決定性重大事件之一。它改變了世界的命運。在世界史上，其重要性與五世紀傾覆羅馬帝國而結束古代世界之蠻族大遷徙，及七世紀回教徒大勝利相伯仲。十字軍雖在歐洲文化經濟史上結為重要，但其本身的收獲，及其所造或的領土變革，遠較阿拉伯人之侵入為小，與蒙古之遠征則更無法比擬。

有人稱蒙古之遠征「為人類所遭逢最可怕的災禍之一」。當我們想到在勝利聲中，蒙古鐵蹄踐踏了有古文明之中國本土及波斯，變富庶的花刺子模（Khorezm）為沙漠，使繁盛的俄羅斯諸城市為廢墟，並屠殺起而抵抗者之國民時，可以想像蒙古人所加之於回教徒及基督教徒之恐怖並無二致。當時史家曾擴大其詞的描寫說，在蒙古遠征途上，被殺者竟達數百萬人之多。

然這種記載亦非無抵觸之處。在其他時代及地區雖無若是之屠殺；但蒙古之敵又何嘗嫌惡流血。中古